

宋

史

百十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七 宋史三百八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書省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_臣脫等奉

勅修

周執羔

王希呂

陳良祐

李浩

陳橐

胡沂

唐文若

李燾

周執羔字表卿信州弋陽人宣和六年舉進士廷試

徽宗擢爲第二授湖州司士曹事俄除太學博士建

炎初乘輿南渡自京師奔詣揚州不及遂從隆祐太

后于江西還覲會稽尋以繼母劉疾乞歸就養調撫

州宜黃縣丞時四境倭擾潰卒相挺為變令大恐不知所為執羔諭以禍福皆斂手聽命既又誅其黨執首謀者斬以徇邑人德之至繪像立祠紹興五年改秩通判湖州丁母憂服闋通判平江府召為將作監丞明年春遷太常丞會始議建明堂大樂久廢不脩詔奉常習肄之訪輯舊聞庀閱工器制作始備累遷右司員外郎八月擢權禮部侍郎充賀金生辰使往歲奉使官得自辟其屬賞典既厚願行者多納金以請執羔始拒絕之使還兼權吏部侍郎請賜新進士聞喜宴于禮部從之軍興廢此禮至是乃復同知貢

舉舊例進士試禮部下歷十八年得免舉又四試禮
部下始特奏名推恩秦檜既以科第私其子士論譴
譁爲減三年以悅衆執羔言祖宗法不可亂繇此忤
檜御史劾罷之又六年起知眉州徙閬州又改夔州
兼夔路安撫使夔部地接蠻獠易以生事或告漆播
夷叛其豪帥請遣兵致討執羔謂曰朝廷用爾爲長
今一方繹騷責將焉往能盡力則貫爾一兵不可得
也豪懼斬叛者以獻夷人自是皆惕息三十年知饒
州尋除敷文閣待制乾道初守婺州召還提舉佑神
觀兼侍講首進二說以爲王道在正心誠意立國在

節用愛人二年四月復為禮部侍郎孝宗患人才難知執羔曰今一介干進亦蒙賜召口舌相高殆成風俗豈可使之得志哉上曰卿言是也一日侍經筵自言學易知數臣事陛下之日短已乃垂涕上惻然即拜本部尚書升侍讀固辭不許方士劉孝榮言統元曆差命執羔釐正之執羔用劉義叟法推日月交食考五緯贏縮以紀氣朔寒溫之候撰曆議曆書五星測驗各一卷上之上嘗問豐財之術執羔以為蠹民之本莫甚於兵古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今尺籍之數十倍於此罷癯老弱者幾半不汰之其弊益深論

和糴本以給軍興豫凶災蓋國家一切之政不得已而為之若邊境無事妨於民食而務為聚歛可乎舊糴有常數比年每郡增至一二十萬石今諸路枯旱之餘蟲螟大起無以供常稅况數外取之乎宜視一路一郡一縣豐凶之數輕重行之災甚者蠲之可也上矍然曰災異如此乃無一人為朕言者即詔從之充安恭皇后叢宮按行使日與閹人接卒事未嘗交一談閹亦服其長者不怨也拜疏求去上謂輔臣曰朕惜其老成宜以經筵留之除寶文閣學士提舉佑神觀上曰遂除龍圖可也經筵二年每勸上以辨忠

三百九十六
邪納諫爭上深知其忠明年三月告老上諭曰祖宗
時近臣有年踰八十尚留者卿之齒未也命却其章
閏月復申前請上度不可奪詔提舉江州太平興國
宮賜茶藥御書恩禮尤渥公卿祖帳都門外搢紳榮
之時閩粵江西歲饑盜起執羔陞辭以為言詔遣太
府丞馬希言使諸路振救之乾道六年卒年七十七
執羔有雅度立朝無朋比治郡廉恕有循吏風手不
釋卷尤通于易

王希呂字仲行宿州人渡江後自北歸南既仕寓居
嘉興府乾道五年登進士科孝宗獎用西北之士六

年召試授祕書省正字除右正言時張說以攀援戚
屬擢用再除簽書樞密院事希呂與侍御史李衡交
章劾之上疑其合黨邀名責遠小監當既而悔之改
授宮觀方說之見用氣勢顯赫後省不書黃學士院
不草詔皆相繼斥逐而希呂復以身任怨去國之日
屏徒御躡履以行恬不爲悔由是直聲聞于遠邇雖
以此黜亦以此見知出知廬州淳熙二年除吏部員
外郎尋除起居郎兼中書舍人淮右擇帥上以希呂
已試有功令知廬州兼安撫使脩葺城守安集流散
兵民賴之加直寶文閣江西轉運副使五年召爲起

居郎除中書舍人給事中轉兵部尚書改吏部尚書
求去乃除端明殿學士知紹興府尋以言者落職處
之晏如治郡百廢俱興尤敬禮文學端方之士天性
剛勁遇利害無回護意惟是之從嘗論近習用事語
極切至上變色歆起希呂挽御衣曰非但臣能言之
侍從臺諫皆有文字來矣佐漕江西嘗作拳石記以
示僚屬一幕官舉筆塗數字舉坐駭愕希呂覽之喜
其不阿薦之居官廉潔至無屋可廬由紹興歸有終
焉之意然猶寓僧寺上聞之賜錢造第後以疾卒于
家

陳良祐字天與婺州金華人年十九預鄉薦間歲入太學紹興二十四年擢進士第調興國軍司戶未上有薦于朝者召除太學錄樞密院編脩官中丞汪澈薦除監察御史累遷軍器監兼鄧王府直講隆興元年出爲福建路轉運副使丁父憂服闋乾道三年除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遷起居郎尋除左司諫首言會子之弊願捐內帑以紓細民之急上曰朕積財何用能散可也慨然發內府白金數萬兩收換會子收銅版勿造軍民翕然未幾戶部得請改造五百萬又奏陛下號令在前不能持半歲久以此令民誰能

信之豈有不印交子五百萬遂不可為國乎既而又欲造會子二千萬屢爭之不得遂請以五百萬換舊會俟通行漸收之常使不越千萬之數上銳意圖治以唐太宗自比良祐言太宗政要願賜省覽擇善而從知非而戒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上曰卿亦當以魏徵自勉又言陛下躬行節儉弗殖貨利或者託肺腑之親為市井之行以公侯之貴牟商賈之利占田疇擅山澤甚者發船舶招蕃賈貿易寶貨糜費金錢或假德壽或託椒房犯法冒禁專利無厭非所以維持紀綱保全戚畹願嚴戒勅苟能改過富貴可保如

其不悛以義斷恩時左相丁外艱詔起復良祐言起復非正禮今無彊場之事宜使之終喪遂寢遷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同知貢舉除給事中兼直學士院遷吏部侍郎尋除尚書時議遣泛使請地良祐奏陛下恢復之志未嘗忘懷然詞莫貴於僉同不可不察博訪歸於獨斷不可不審固有以用衆而興亦有以用衆而亡固有以獨斷而成亦有以獨斷而敗今遣使乃啓釁之端萬一敵騎犯邊則民力困於供輸州郡疲於調發兵拏禍結未有息期將帥庸鄙類乏遠謀對君父則言効死臨戰陣則各求生有如符離之役

不戰自潰瓜州之遇望敵驚奔孰可仗者此臣所以
未敢保其萬全且今之求地欲得河南曩歲嘗歸版
圖不旋踵而又失如其不許徒費往來若其許我必
邀重幣經理未定根本內虛又將隨而取之矣向之
四郡得之亦勤尚不能有今又無故而求侵地陛下
度可以虛聲下之乎況止求陵寢地在其中曩亦議
此觀其答書幾於相戲凡此二端皆是求釁必須遣
使則祈請欽宗梓宮猶爲有辭內視不足何暇事外
邇者未懷豈能綏遠奏入忤旨貶瑞州居住尋移信
州九年許令自便淳熙四年起知徽州尋除敷文閣

待制知建寧府卒

李浩字德遠其先居建昌遷臨川浩早有文稱紹興十二年擢進士第時秦熺挾宰相子以魁多士同年皆見之或拉浩行毅然不往調饒州司戶參軍襄陽府觀察推官連丁內外艱繼調金州教授改太常寺主簿尋兼光祿寺丞輪對首陳無逸之戒且言宿衛大將楊存中恩寵特異待之過非其福上悟旋令就第自秦檜用事塞言路及上總攬權綱激厲忠讜此習尚存朝士多務慎默至是命百官轉對浩與王十朋馮方查籛胡憲始相繼言事聞者興起浩不安於

朝請祠主管台州崇道觀以歸孝宗即位以太常丞
召時張浚督師江淮宰相多抑之浩引仁宗用韓琦
范仲淹詔章得象故事乞戒諭令同心協濟兼權吏
部郎官浩雅為湯思退所厚御史尹穡欲引之以共
擠浚因薦浩及對乃明示不同之意二人皆不樂踰
年始除員外郎兼皇子恭王府直講在王府多所裨
益且因事以及時政書之於冊幸上或見之王亦素
所愛重他日外補累年以歸王喜曰李直講來矣未
幾宰相召為郎者四人將進用之尤屬意浩浩嘿然
無一辭同舍皆遷浩獨如故踰年浙河水災詔郎官

館職以上條時政闕失浩謂上憂勞如此今何可不
言即奏疏指論近臣併及宰執惟奉行臺諫多迎合
百執事顧忌畏縮反覆數千言傾倒罄竭見者悚慄
上不以為忤執事者深忌之乞外得台州州有揀中
禁軍五百人訓練官貪殘失衆心不逞者因謀作亂
忽露刃於庭浩謂之曰汝等欲為亂乎請先殺我衆
駭曰不敢乃徐推其為首者四人黥徙之迄無事除
直祕閣並海有宿寇久不獲浩募其徒自縛贖罪即
得其魁里豪民鄭憲以貲給事權貴人門囊橐為姦
事覺械繫之死獄中盡籍其家徙其妻孥權貴人教

其家訟寃且誣浩以買妾事言者用是擠之疏方上
權參政劉珙越次奏曰李浩為郡獲罪豪民為其所
誣臣考其本末甚白上顧曰守臣不畏彊禦豈易得
邪且門章安在珙袖出之遂留中不下大理觀望猶
欲還其所沒貲上批其後曰台州所斷至甚允當鄭
憲家資永不給還流徙如故浩始得安明年除司農
少卿時朝廷和糴米八萬董其事者賤糴濕惡隱刻
官錢戶部不敢詰浩白發其姦下有司窮竟戶部欲
就支稽見數大理附會之浩爭曰非但惠姦且虧軍
食上是其言會大理奏結他獄上顧輔臣曰棘寺官